

边关兄弟

■梅世雄

我抬头望去，那达坂像堵墙横亘天际。

休息了10分钟，继续前进。坡度越来越陡，积雪越来越深。“昆仑”走在最前面，每一步都踏得又稳又沉。李卫国骑在它背上，身体前倾，像一尊雕像。

又爬了1个多小时，我们终于到达达坂顶部。这里风更大，人几乎站不稳。李卫国命令大家下马，牵马躬身前进。迎着狂风，站在雪地里，我感觉身体的热量在一点一点流失。

二

翻过这个达坂，我重新翻身上马。翻越一道60多度的陡坡时，忽然，“长风”脚下一滑，我摔下马背，左肩重重砸在岩石上。“长风”立刻停下，转头用鼻子拱我的脸。我活动了一下，肩膀生疼，骨头没断。李卫国赶过来扶我：“伤着没有？”我摇摇头：“没事，能走能骑。”他把我扶上马背，又把我的脚塞进马镫，系紧皮带。

终于，我们到了界碑前。

我伸出手，摸到那块冰冷的石头。

上面的“中国”两个字已经被风雪磨得有些褪色，但依然醒目。它们刻在石头上，更烙印在每一个用血肉之躯丈量边防线的官兵心中。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叫“脚下站立的地方是中国”。

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这片土地、这块界碑、这座雪山——是真实的存在。而守护它们的，就是眼前这群满身冰霜、嘴唇干裂、手指冻得通红的年轻人。

李卫国从怀里掏出一面国旗，插在界碑旁。风雪中，红旗猎猎作响。

他带着战士们面向国旗，举起右拳。

“我宣誓——”

11个人的声音在风雪中回荡，声虽不高，却像一把锤子，一下一下砸在我的心上。

宣誓完毕，我们开始返程。

下山的路，起初还算顺利。走了不到一小时，天边涌起铅灰色的云。李卫国抬头看了看，皱起眉头：“快走，天气要变。”

话音刚落，风骤然加大，雪花横飞，能见度骤降到不足10米。李卫国让大家用背包绳系在各自腰上，把马匹连成一串，防止走散。

我们摸索着往下走。就在这时，一声闷响从头顶传来，像炸雷一样滚过山脊。

“雪崩！”李卫国的声音撕裂了风雪，“快往右边跑！快！”

所有人拼命往右侧移动。我抱住“长风”的脖子；它四蹄蹬地，猛地向右侧跃去。身后传来一声嘶鸣——走在最后面的战士小刘和他的马被雪浪直接卷走了。小刘骑的那匹枣红马，叫“追风”，才4岁，是他亲手喂大的。他说，“追风”跑起来像风一样快。

“小刘！”“追风”！李卫国嘶吼着。

很快，雪崩过去了。我们趴在雪地里，浑身发抖。“长风”站在我身边，鼻孔喷着白气，前腿微微颤抖。李卫国爬起来，疯了一样朝小刘消失的方向冲去。我们跟在后面，冲过去用手拼命挖雪。

挖了十几分钟，小刘的半截身子露了出来。他脸色惨白，左腿被一块石头

压住，裤腿全是血，人已经昏迷了。大家七手八脚把他抬出来，李卫国给他做紧急包扎。

“‘追风’呢？”有人喊。

我们继续挖。几分钟后，那匹枣红马露了出来——它的脖子被一块巨石砸中，已经没有了呼吸。小刘的腿压在它身下，是它用身体挡住了那块石头，替小刘挡住了致命一击。

李卫国蹲下来，摸了摸“追风”的脖颈，冰凉。他摘下军帽，低头默哀。所有人跟着摘下帽子。

风在呜咽，像在送别。

三

“把马抬到旁边。”李卫国站起来，声音沙哑，“继续走。”

“班长，小刘伤这么重，要不咱们先扎营求救？”有战士说。

李卫国看了一眼昏迷的小刘，又看了一眼茫茫雪原。

“扎西顿珠，你和次罗布体力好，抬着小刘下山。通信员迅速用卫星电话呼叫救援。其他人，跟我走，必须尽快下山。”

队伍继续返程。李卫国走在最前面，脚步比之前更重，每一步都像要把雪地踩穿。

突然，李建军倒下了。他脸色惨白，嘴唇发紫，呼吸急促。

李卫国蹲下来，摸了摸弟弟的额头，烫得吓人。他二话不说，拿出氧气瓶，把面罩扣在弟弟脸上。

“哥，你……”李建军想说什么。

“闭嘴，吸氧。”李卫国的声音很平静，但我看到他的手在抖。

李建军吸了几口氧，脸色稍微好转。

李卫国把他扶起来，让他靠在自己肩膀上，继续往前走。

走了几步，李卫国突然停下来，从怀里摸出一张照片——那是一张全家福。父母坐在中间，兄弟俩穿着军装站在他们身后。他看了一眼，塞进李建军的口袋：“拿着，咱爸妈都在看着。”

返程的路更难走。李建军的症状越来越重，整个人软得像一摊泥。李卫国把他背在背上，一步一步往下挪。雪没过膝盖，风刮得人睁不开眼。他的身体在摇晃，但脚步始终没有停。

“昆仑”跟在他身后，不时用头拱一拱他的背，像是在说：兄弟，我还在。

“长风”的步子依然沉稳，不时回头看看我，像是在确认我还在马背上。我抚了抚它的脖子，它轻轻打了个响鼻。

我走在李卫国身后，看到他脖子上青筋暴起，额头上的汗珠滴落——如此低温下竟能出汗，他已然拼到了极限。他咬紧牙关，脸颊上绷出坚硬的线条，每一步都踏得很重，仿佛要把全身的力气、所有的意志钉进这冰封的大地，只为背上与自己血脉相连的兄弟。

“哥，放下我……你们走吧……”李建军在李卫国背上喃喃地说。

“你给我闭嘴！”李卫国喘着粗气，“你记着，咱俩一块来的，就得一块回去。爸妈在等着咱们。”

“哥，我冷……”

“搂紧我脖子。”李卫国说，“你想想咱妈做的饺子，想想咱爸喝的小酒，想想咱们家门口那棵老槐树。不能睡，听见没有？不能睡！”

后面的战士老朱走过来，把自己的围巾解下来，围在李建军脖子上。另一个战士小赵把仅剩的半壶热水递过来：“班长，给建军喝一口。”

李卫国接过来，一点一点喂给弟弟。

走了将近4个小时，我们终于到达了救援车辆能开到的位置。连队派来的救护车已经等在那里了。

李建军被抬上车，小刘被抬上了另一辆车。李卫国站在车门外，看了弟弟一眼。

“哥，你也上来，你高原反应也不轻。”李建军在车里喊。

李卫国摇了摇头：“我们还要前往另一个点位继续巡逻。”

“哥！”

“别唠叨。”李卫国转过身，声音有些发颤。他背对着车门，肩膀微微耸动了一下，又迅速挺直。

车门关上了。我分明看见，李卫国的眼眶红了，但始终没有掉下一滴泪。

四

李卫国走到“昆仑”身边，拍了拍它的脖子：“兄弟，咱们再巡逻一个点位就回家。”

那匹马像是听懂了一样，仰头长嘶一声，嘶鸣在山谷里回荡。

我牵着“长风”，跟在他身后。

“你不怕自己出事？”我问。

“怕。”他说，“但我更怕我弟出事。”

李卫国停下脚步，仰头看了一眼漫天风雪。

“小刘命保住了，但‘追风’没了。一匹马，跟了咱们4年，比亲兄弟还亲。它替小刘挡了那块石头……”

他沉默了很久。

“你说，我们当兵的，图什么？就图这个。图这片土地，图这块界碑，图老百姓能安安稳稳过日子。‘追风’没了，但它也是我们的战友。”

我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

回到连队，已经是第二天凌晨。李建军和小刘被送到山下医院，都脱离了危险。小刘的左腿保住了，医生说再晚半小时可能就得截肢。

李卫国回来后，没有休息，直接去了马厩。他给“昆仑”添了草料，又打来一桶温水，用刷子仔细刷着马背。没有言语，只有温热的鼻息、轻柔的触碰，以及刷子在皮毛上划过的沙沙声，在这寂静的马厩里流淌。

我站在马厩外，看着他的背影。“长风”在旁边的马厩里安静地嚼着草料，不时抬头看我一眼。

我忽然想起李卫国说过的一句话：“这马跟了我5年，比亲兄弟还亲。”

不，不仅马是兄弟，在阿里高原上，在一个个风雪达坂上，还有更多过命的兄弟。兄弟是那个和他一样穿着军装、守着同一座雪山的年轻人；兄弟是那些在风雪中一起爬过“鬼见愁”的战友；兄弟是那匹叫“追风”的马……

他们是兄弟，是战友，在生死与中共结成这个国家最硬的骨头。这骨头里融着忠诚、担当、无言的牺牲，以及最朴素的家国情怀。

而我，只是一个有幸记录下他们故事的人。

我的边关兄弟，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你们！

绝壁援手（雕塑）

蔡增杰作

文学
作品

长征

第 6710 期

红色足迹

阳光透过车窗斜斜地洒进来，窗外的山峦层层叠叠，越往上走，空气越发清新。在巍峨葱郁的五百里井冈山，我正奔赴一场与杜鹃花的约定。

抵达茨坪时，已是正午时分。远远望去，杜鹃花盛开在山脊上，如同燃烧的火焰。我沿着栈道向上攀登，山路两旁，古木参天，松涛阵阵，偶尔有几株早开的杜鹃探出头来。山中的杜鹃花扎根在峭壁、石缝间，茎干粗壮，花朵饱满，洋溢着蓬勃生机。杜鹃红，点亮了整片青翠的山林，为这片红土地增添了更加磅礴的生命力。

行至半山，杜鹃花更多起来。起初是一簇两簇，星星点点地散落在灌木丛中，再往上走，便是成片成片的了。红的、粉的、紫的交织在一起，宛如大自然精心织就的锦缎。阳光穿过稀疏的云层，给这片花海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我忍不住驻足仔细欣赏一株盛放的杜鹃花。饱满的花朵迎着山风昂首挺立，每一片舒展的花瓣都洋溢着不屈的生机。我想，许是历经了风雨洗礼，它才开得如此自信从容。

巍巍井冈山，地处湘赣两省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生长在这里的杜鹃花，不似江南庭院里的芍药那般娇艳欲滴，也不像牡丹那样雍容华贵。这花儿开得热烈，活得坚韧顽强，不畏风吹雨打。

继续往上走，栈道渐渐陡峭，身旁的游客多了起来，有白发的老人，有牵着孩童的父母，也有像我这般独自前来的赏花人……人们不禁为眼前的杜鹃花海而赞叹。微风中滚动的那片红色，像是红旗漫卷。

当地老百姓说，井冈山的杜鹃花是英雄花，那火红的颜色，是因为这片土地浸透了英烈们的鲜血。是啊，井冈山不只是一座山峦，更镌刻着一段峥嵘岁月。当年，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正是在这万山丛中，种下了燎原的火种。那漫山杜鹃，不知见证了多少赤胆忠魂的牺牲。望着漫山杜鹃花，我的眼前似乎浮现出当年井冈山“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的景象，以及红军在井冈山前仆后继、英勇战斗的身影。

不知不觉，天色渐晚。夕阳缓缓西下，给整片山林染上一层暖暖的橘红色。回望那片花海，杜鹃花依旧灿烂绽放。

次日清晨，我再次踏上登山路。夜间的一场春雨，让整座山林更显清新。

浸透渡江战役的泥泞
恰似勒紧烈马的缰绳
收束起战场奔突的锋芒
豪放的激情
化作夏日暖风般的亲近

今夜，我静卧街头
与墙根砖缝的青草一起
等待第一抹晨曦
洒进早市晃动的菜篮
照亮鸽哨绕楼的平安

黎明

■程文胜

凝视一张经典老照片
我忽然化作其中的士兵
从露宿的街头醒来
石板路浸透夜雨寒凉
昨日舍命冲锋的年轻身影
和衣卧倒，起伏的新声
比枪刺凝结的月光更安宁
军衣，补丁叠着补丁
沿寂静的街道延伸
铺开一城最柔软的黎明

上海滩，十里洋场
梦幻霓虹闪烁的不夜城
旋转门转动花花大世界
老街深巷里人影憧憧
一江黄浦水，暗流涌动急
桥下回旋前途未卜的寒意
今夜，我们接管进驻
没有凯旋高歌
没有礼炮轰鸣
只有湿漉漉的夜风
吹拂马路上寂静的睡梦

躺卧在马路上
直视没有子弹横飞的天空
月光似笔
勾勒石库门错落的屋顶
几只敛翅的灰鸽低吟
屋檐下期待自由的奋飞
里弄一块黝黑的门板
悄然漏出一缕灯火
我看见，门缝里一双惊醒眼眸
隐约闪过乱世的余悸
夜夜惊魂的寻常人家
耳旁常伴马鞭冰冷的脆响
街边不辍车轮奔逃的喧嚣
谁知今夜静悄悄

静悄悄，源于丹田整训铁律
面对观望怀疑的眼神
一条条粗布绑腿

井冈杜鹃红

■梁路峰

杜鹃花瓣上挂着晶莹的水珠，在晨曦里闪烁动人的光芒。我沿着另一条小路前行，想去找那些生长在人迹罕至处的杜鹃花。转过一道弯，我的眼前豁然开朗——在一处陡峭的山坡上，一丛杜鹃花迎风而立，花开正艳，红红火火。我站在远处静静地注视着，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杜鹃花静静绽放在红土地上，以鲜红的色彩为人们讲述过去的故事。

井冈归来，忘不掉火红热烈的杜鹃花，更难忘党和人民军队在那片土地播下的光荣传统和革命精神的种子。井冈山杜鹃花的美，是一种扎根贫瘠、傲视风雨的倔强之美；一种蓬勃向上、尽情绽放的生命之美。我知道，明年春天，红艳艳的杜鹃花会再度绽放。而我，也会在某个春日，再次来到这里，赴一场与杜鹃花的约定。

浸透渡江战役的泥泞
恰似勒紧烈马的缰绳
收束起战场奔突的锋芒
豪放的激情
化作夏日暖风般的亲近

今夜，我静卧街头
与墙根砖缝的青草一起
等待第一抹晨曦
洒进早市晃动的菜篮
照亮鸽哨绕楼的平安

妈妈来到军舰上

■朱有华

妈妈，您来了——
在四月的春风里，在人民海军生日之际
从仪征到泰州，一百多公里的路
走过您一百零一个春秋的记忆

几位年轻的水兵
抬起您的轮椅，陪着您，稳稳地
一步一步登上舷梯
在这春暖花开的时节
您触摸到了
从白马庙驶来的钢铁战舰

您轻抚炮塔，往事涌上心头
“那年我二十出头，辫子上扎着红布条
给渡江的大军递茶、送饼、抬担架
我站在芦苇荡里喊——同志，活着回来！
声音追着小船，追到了长江南岸……”

您忽然哽咽了，抚摸着战舰——
“那时候，连艘像样的铁壳船都没有
全靠老百姓踊跃支前
全凭子弟兵壮志豪情
打败了敌人……”

静静地
您想象着战机从甲板跃起
像一只只白鸽
去吧
告诉每一朵浪花——
妈妈看到了钢铁战舰
妈妈拥有了甜蜜的梦乡

放心吧，千万个妈妈
放心吧，我的祖国母亲——
每一道航迹都是您伸出的手臂
把万家灯火揽进怀里
把平安安宁写进每一寸蔚蓝

